

一曲水电移民搬迁的

美好赞歌

□朱汉

反映大国重器白鹤滩水电站建设的巧家移民工作纪实文学《重器之基——巧家县白鹤滩水电站移民纪实》作品集(以下简称《重器之基》)出版了。书一拿到手,一看装帧、封面、题目、纸张和插图,便产生了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于是,熬夜读完全书,有诸多感动和感慨。

既然是好书,爱好者何止我一人!本书的作者是昭通日报社总编辑吕翼和编辑部主任刘建忠。这两位老师,很多人都知道,而且他们从事写作多年,都是昭通的写作高手。既然是高手,自然就出手不凡,而且他们各自的创作也是硕果累累。在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夕出版此书,不仅为水电移民搬迁唱出了一曲美好的赞歌,也为党的二十大召开献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全面反映了在上级领导下,巧家县委、县政府服务移民工作和巧家县干部群众支持大国重器白鹤滩水电站建设的方方面面。书中既有宏大决策、雷霆措施,更有人民情怀,处处展现出浓浓的爱国情怀。移民群众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风貌让人感动,书中搬迁的场面、精妙的细节、鲜活的人物、起伏的事件、独到的概括,彼此交融,恰到好处。

其次,是为巧家移民群众树丰碑。白鹤滩水电站涉及云南库区5万余移民群众,为了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广大移

民群众作出了很多牺牲和奉献,移民干部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和汗水。移民群众为什么“移”?什么时候“移”?怎么“移”?“移”后怎么样?移民的情怀、移民的光荣、移民的幸福在本书都有详尽的描述,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为移民群众树碑立传,把乡愁浓缩在身后。

再者,是为巧家文化添光彩。在昭通,很多朋友相聚都会不约而同地说到巧家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面对如此优越的文化环境,巧家的文化产品上得了台面的却不多,而《重器之基》中写到了巧家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民间艺术等,故事情节感人,为巧家文化增添了一份光彩。

从写作方面来看,这部作品有几个特点。

一是立意高远、主题深刻。全书主题集中在国之所需、民之所愿、家国一体、以民为本,讴歌新时代的主旋律。充分反映了党和国家的战略高度及长远目标,地方政府振臂响应和主动作为,一方人民踊跃参与,牺牲奉献,共谱大国重器赞歌的壮阔场面。

二是题目朴实、紧扣主题。如此宏大的命题,如此巨大的工程,如此庞大的人群,真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用“重器之基”突出了没有这个“基”,就立不起那个“器”。一方人民舍小家、顾大家的豪迈气魄,毅然决然响应政府移民号召的精神跃然纸上。再加一个副题“巧家县白鹤滩水电站移民纪实”,立足点一目了然。

三是结构合理、取舍得当。全书共分为6章,既囊括移民的方方面面,又安排合理,主次分明,取舍得当,毫无流水账之嫌。一章一个小主题,围绕这个小主题,去粗取精、点面结合、人事兼备,画面感强,人和事感人。一幅幅精妙的图片,更是锦上添花。

四是手法多样、灵活多变。文章有文法,写作有手法,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在这个方面,两位老师娴熟应用各种手法,使文章灵动多变,避免了呆板和沉闷。比如,对比、映衬、散点聚焦,引用诗文、典故、俗语等,在画龙中注意点睛之笔。由于手法的多样,句子有了节奏感,文字洗练大气,朗朗上口。

近年来写纪实文章的人不少,也有作家为巧家写纪实文章,可读着读着就没了激情,即使强迫自己读下去,读完了也留不下多少印象,而读《重器之基》却有一种余兴未尽、爱之有加的感觉。



《肝胆记》中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陈映物

吕翼的长篇小说《肝胆记》主要讲述在云南、四川交界之地,少女开杏本来与教书先生胡笙相恋,但是被乌铁拐走并被迫成婚,乌铁、胡笙和开杏三人之间陷入了感情纠缠,机缘巧合促使乌铁和胡笙一同奔赴抗日战场,乌胡二人成为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挚友,两人关系更加紧密。本文以空间叙事理论解读《肝胆记》,从地理空间、社会空间以及心理空间三个维度探析作家在抗日战争这一历史时期下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书写。

加里布·佐伦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中将纵向的空间划分为“地志的空间、时空的空间和文本的空间”,其中“地志空间”被定义为“这是处于重构的最高层次的空间,被视为是独立存在的,独立存在于世界的空间结构和文本的顺序安排。文本既可以通过直接描写的方式来表达地志的结构,也可以叙述、对话、论述来重构地志结构”。在《肝胆记》中,作家吕翼主要是通过直接描写、叙述和对话这三种方式来表达地理空间的结构。他采用了并置叙事和对比的方式,以金沙江为划分边界,一面是龙头山,一面是杨树林,将两个地理空间并置,用对比的手法,将龙头山看作“彝族地区”的象征,将杨树林看作“汉族地区”的象征,描绘出两个地理空间的差距和象征意义,凸显男女主角所接触的文化环境的不同,为彝汉不同民族文化的展现、冲突作铺垫和说明。

作家在男女主角相遇之际交代了他们各自的生活背景,将龙头山和杨树林进行并置和对比。这些地理环境的描述表明了龙头山和杨树林之间虽然相隔不算遥远,但是在习俗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同时也暗含着该时期下两种民族文化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物理空间差距,与之相伴的还有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文化观念的差距,而事实上,这也是两种民族意识冲突的体现。正如韦斯利·A·科特在《现代小说中的地方和空间》中所说:“地方和空间的语言总是叙事话语的一部分,并且能够成为叙事作品的力量和意义的主要中心。叙事作品里的地方有着力量和意义;它们与人的价值观念和信念相关联;并且它们是更大的人类世界(包括行为和事件)的一部分。”作家通过两个地理空间的对比,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多样的民族文化画卷,同时也带我们了解了在不同地理空间中,两种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不同。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他指出社会空间是体验的、生活的空间。社会空间纵然是具体的,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同时“社会空间也是抽象的,是人们在交流中体现出来的非物质空间。它是以人的生存、活动和交互作用为主要内容的”,这说明社会空间也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作家写作的时间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对于当时的社会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意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社会面貌都因为抗战而发生改变:在抗日参军之前,小说中的乌铁和胡笙因为与开杏的私人情感而产生矛盾,龙头山和杨树林,彝族和汉族在当时各自站在对立的一面。在乌胡二人共同抗日之后,两人的私人恩怨已经逐渐被家国之情、生死之交所“稀释”。在抗日战争之前,龙头山和杨树林,基本上处于“势不两立”“你不犯

我,我不犯你”的状态,金沙江既是两地天然的屏障,也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边界。而在抗日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后,龙头山和杨树林两地的民众开始互通往来,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也日益增多,彝汉两族开始逐步建立和平友好的民族关系。挑水巷作为龙头山和杨树林之外的第三个社会空间,是一个新的社会,它象征着彝汉两族友好共存、共同繁荣、和谐发展的局面,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关系融洽的理想社会的缩影。

从广义的概念来说,乌铁强抢开杏、胡笙参军、三人相遇这些情节发生在小说中的三个地方——龙头山、杨树林和挑水巷。作家淡化了时间的描写,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于时间的概念往往比较模糊,很难感受到明确的时间界限,因为作家往往通过转换空间去讲述故事、推动情节发生。从狭义的概念来看,三个空间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文化。乌蒙山和杨树林塑造了两个民族不同的生活习俗、个性、文化和意识,它们分别象征彝族、汉族的文化,但是它们都是单一的、孤立的;在挑水巷中,因为里面杂居着彝族和汉族的民众,加上经历过彝汉两族共同抗日、共度饥荒时期、表彰民族英雄等事件,以及解放军的进驻、新中国的成立以及一系列民族政策的实施,彝汉两族的关系和感情逐步加深,也逐渐消弭了对立,瓦解了冲突。挑水巷代表了两种民族文化的并存和交融,这是一种多样的、融合的,具有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的社会文化。

乌铁是彝族土司家的一名遗孤,龙头山是乌铁从小生长的地方,在金沙江的对岸,彝族世代都生活在山上。龙头山作为彝族世代生活的栖息地,仍保留着大量彝族的民族文化习俗和民族意识。比如,彝族相信人死后有灵魂,高度重视升入天堂,而杨树林的汉族村民却不相信这些,在葬礼的过程中对乌铁冷眼相待,对巫术嗤之以鼻;再如,当开杏误以为乌铁已战死沙场,毅然只身奔赴龙头山为乌铁招魂,按照彝族的习俗为乌铁举行葬礼,祈祷乌铁能“魂归故里”。这种招魂仪式具有浓厚的彝族文化特色。除此之外,彝族还特别重视人的道德品质和人格修养,乌铁纵然在战场上失去了双腿,但他一直谨记彝族部落战争中祖先的教诲并以此为准。这种战场上立下的规矩,形成了彝族勇猛杀敌、冲锋陷阵的大无畏的精神。彝族人讲义气,重感情,乌铁的舅舅索格掩护胡笙安全过乌蒙山,乌铁没有因为一己私欲而迫害胡笙,相反他教胡笙开枪、骑马,并在战场上舍身为胡笙挡子弹。

杨树林是《肝胆记》中汉族群众的聚居地。杨树林的人民勤劳、淳朴,注重集体,崇尚和谐。女人心灵手巧,男人则朴实善良。乡亲们为了开杏,打着火把没日没夜翻遍了整个山头;开杏为了失踪的麻子石匠,找了三天三夜,后背都被树枝和石头磨破了皮,硬是把麻子石匠从悬崖救了上来,而麻子石匠也一直跟随开杏,知恩图报。可见,这与善战好斗、充满野性的彝族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当开杏找到开杏,证实了自己的妹妹确实被夷人乌铁抢去,他悲伤又愤怒,一直对乌铁的彝族身份有很大的偏见;即使乌铁亲自到杨树林诚心道歉,给了乡亲们一大笔钱,在

他双腿被炸断变成残疾人,仍然坚持给开杏父亲送殡之时,杨树林的乡亲们仍然不待见他。这不单是杨树林的父老乡亲对乌铁的成见,还反映了当时汉族对彝族身份、彝族文化的抗拒和不认同。

挑水巷是连接乌蒙山和外面世界的一个“逼仄的通道”,这里熙熙攘攘,杂居着形形色色的人。因为聚集了众多社会身份不同的人,这里的文化也更为多元和包容,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其社会面貌和社会空间的文化比起龙头山和杨树林更为复杂。

在叙事方式上,作家淡化时间表达,重视空间表达,以空间表时间。作家在作品中没有写具体的时间年份,而是通过挑水巷这个社会空间所发生的社会事件去表现时间。其次,作家在叙事内容上描写了挑水巷中彝汉民族友好往来的场景,传递了彝汉两族文化逐渐相融、民族关系美好和谐的现实。可以看出,在挑水巷这个新的社会空间中,汉族接受了彝族的文化习俗,彝族也改变了不能和汉族通婚的“禁例”,彝汉两族文化从冲突到相融。

《肝胆记》注意描写和刻画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活动,注重建构主角的心理空间,呈现他们在不同空间中的意识变化。

乌铁是作品中彝族同胞的代表,在抗日战争之前,他身上仍然保留着彝族的传统生活习俗以及思维方式,这是彝汉两族文化冲突点之一。在抗日战争之前,赤脚乌铁接受红军伯伯赠予的草鞋,乌铁作为彝族人开始逐步接纳汉族;在抗战之时,乌铁的心理已然有了巨大的变化。在战场上,他不再视胡笙为对立的民族,在对立的情敌,而是教他骑马射击,甚至在炮弹轰炸之时,舍身救胡笙,而自己却失去了双腿。可见,当时彝族同胞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汉族同胞的帮助,并为他们所深深感染,结下了“兄弟一般的情谊”,同时也是因为乌铁坚守着彝族传统的“勇士精神”,才会在战场上义无反顾、凛然大义,这是乌铁作为彝族身份受到汉文化影响的体现,反映出彝族同胞在时代变迁中仍能坚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并逐步接纳、受到汉族同胞的影响。

开杏一开始便将汉族和彝族这两个身份置于对立的位置,经历过被乌铁抢走的事件之后,更加深了她对彝族身份的否定和怨恨。而在得知乌铁主动请缨上战场、乌铁舍身救胡笙等事件之后,开杏对乌铁的认识有所改观,肯定了乌铁这个彝人身上的血性和野性,并将他和贪生怕死、逃避参军的哥哥开贵作对比,开始认同彝族身份并逐步接受了其文化习俗。在得知乌铁“去世”的消息时,开杏按照彝族的风俗,为乌铁祈祷;在哥哥开贵去世时,她也主动请求乌铁为哥哥招魂,让其得以走好。

《肝胆记》通过空间叙事的方式在三个不同的空间中塑造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地理空间中,作家通过并置、对比了彝族和汉族的不同;在社会空间中,作家通过淡化时间概念和社会空间文化描述来呈现彝汉两个民族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心理空间中,作家通过以乌铁为代表的彝族和以开杏、胡笙为代表的汉族的心理变化来呈现两个民族人民对于民族身份的认同和凝聚意识,作家在三个空间中步步深入、层层递进,从展现民族的不同、表现民族的冲突和融合,到最后民族意识的凝聚、塑造彝汉两个民族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夏日里的热情(组诗)

□奎云松

立夏 风也染绿 绿色的风一遍遍吹过 挺直腰杆的田野流着汗水 拼命攥起力气活儿 窒息一次就期盼一场淋浴

蚯蚓在大地上湿润着干裂的唇 不断扩张着毛孔 把雷雨闪电抢过来 驮着奔走 测量着温度 巧遇一个午后 沸腾的时辰开始

月亮追赶着太阳 把日子拉长 夜晚在院子一隅降落 小曲此起彼伏弹起 一天热情淋漓流淌 前序已启 葫芦一直像瓢画着水的模样 韵味被加深 即使一更二更 都希望越墙而来的雨声

小满 风生水起 微风徐来 秧苗掩映着水草嫩绿 一头水牛在偷瞄着 沟渠的分水尺 雨后快溢满 三三两两 酸甜苦辣 山野植物 从一垄垄清香走进七碟八碗

小河边的石头上 晾着一个一个刚从水里惊起的童年时光

潜入夜里 一只只蝉沉醉不知归路 一束束闪亮的光捡起 随手放入背篓

天刚破晓 父亲脚步已在 山林田庄稼地丈量了一圈 半杯茶水氤氲 庭院的石榴花一朵一朵 随着一塘池水一尺一尺燃烧 红红地望着整个五月

芒种 把日子晾在田间地头 日子一如既往翻晒着 一个个土疙瘩被母亲一锄 一锄解开 细匀抚平 深挖整齐列着队 玉米一颗颗放入怀抱 甘霖一来就启程

枝头蝉声一高一低 进入螳螂的视线 麻雀演绎一段故事 留下足够品咂阳光的味道 碎碎穿越千年而来 半坡杨梅就着一宿星光

熟透在一酒杯里 山里的路城里的月 牵着朦胧 翻越一生希望

一粒种子吮够了雨水 躲在夜里生根发芽 母亲依旧握着一把锄 把日子摆在田间地头晾着 又忙成 一场雨一阵风

夏至 绘声绘色 太阳像一面镜子 一半守在天空狠狠地盯着大地 把东边的旷野箍得紧紧地 一半伏在西边的池塘 搭乘一束水灵灵的荷香 粉红一片一片划进夏日深处

农田里良莠不齐 母亲细心分辨着 给秧苗拨开一条绿色通道 鬓角的雨水追着山那边的彩虹刚走 田埂边的柔柳俯下身接来一声蝉鸣 时断时续 整个太阳都挂在了耳边 父亲舞起庭院里的竹篾

削掉一截长长的白天 打钎 编好了一个背篓挎上母亲的额头

山里随手扯半夏 钻进百草之林 一篮子健康已采满 心腹瞬间一阵微风拂过 煮沸一锅温馨的时辰 清凉跑遍一身 脚步轻盈了一倍

小暑 发酵阳光 雷声从耳边滚过 雨点时疾时缓 在三岁小孩的脸上摩挲 一溜烟已在远山模糊 山林里的树叶更薄了 形色各异的蘑菇竖起脑袋开始 聆听自然界的音乐 长着个儿 一心想着走遍大街小巷

风一吹毛孔就放大几倍 汗水溶溶 庭院里的狗转了个圈吐着 一藤绿意爬满墙头 瞄一眼桌上的一块西瓜 心田长片树荫 提着点点萤火寻找

夜里出行的黄鳝 星空把村庄装进梦里 一路走上银河闪闪发光

大暑 沸腾 燕子衔着一朵乌云低飞过来 蜻蜓又一次在荷塘陶醉 一群蚂蚁匆匆赶路 把一阵风举得高高扛回家

一株紫茉莉住进我的身体 一副笑脸藏着嘴角干裂的疮疤 邻家小妹指甲涂满粉红色的喜悦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肿得老高的疼痛连根拔起 煨进火塘三脚架上的药缸里 沸腾一个午后

一只鸽子把成熟丢向天空 围观一群小鸡的成长 今天或许明天会被树荫 收藏了更多的时光 湿润的土壤饱满食物的芬芳 蝴蝶翩跹 一曲歌缥缈拉住了 徘徊山间的一缕白色

小河一夜未眠 情绪决了堤一路狂奔 顺手牵走了一些低了头的农事 一笠一蓑坐坐 一甩杆 一拨一拨地跃龙门 被看不清的钩 钓上岸